

弦雪居重訂遵生八牋卷之十九

景陵鍾惺伯敬父箋

塵外遐舉箋

高子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指遁世無悶。而獨善其身者也。士君子不得志于兼濟。當堅貞以全吾形。保其餘年。而林臯自足。邁德弘道。而不受塵鞅。以樂其志。外是則硜硜以類。沾名囂囂。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焉。心將安所用哉。故余生平景仰峻德高風。
神交心與而夢寐不置者。上錄人外高隱。凡
百人焉。意取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去危以圖
其安。或曲避以守其道。或庇物以全其清。或
垢俗避喧。或審時斂跡。大或輕天下而徇道。
物小或安苦節而甘賤貧。扇箕山之風。鼓洪
厓之志。侃侃高論。風教後人者。咸錄以尙友
千古。俾後之隱草莽者。當知甘心畎畝而道
不可以斯須去身。憔悴江潭而行不可使靡

焉同俗。杖履山水歌咏琴書放浪形骸狎玩
魚鳥出雖局於一時而處則蹈彼千仞如景
則心無所營而神清氣朗物無容擾而志逸
身閒養壽怡生道豈外是余錄是編而賤曰
塵外遐舉。

披衣

余錄雖始自披衣如高上傳名次
其中增損更多悉從諸史并雜集
彙選參入然非道德貞純言行車
絕玉輝冰潔嶽峙川渟者悉並不
錄觀者當自得之

披衣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

缺問道乎披衣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
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
未卒齧缺睡寐披衣大悅行歌去之曰形若稿
骸心若灰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
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司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
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平汝。民濕寝則腰
疾偏死。鮓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
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
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
與鹿交。鮓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
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

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拔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歿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

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音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饕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



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子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石爲九

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自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不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

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深山。不知其處。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目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

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之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

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佳五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

乎曰存曰吾齧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遂卜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曰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

於予。夫春風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
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
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藉於蒙山之
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著艾爲席。飲
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

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以。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
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
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
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
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
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
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行歌乎。林曰。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
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